

现 代 十 大 思 想 家

哈贝马斯

余灵灵 著

传



余
灵
灵
著

B516.58
Y76

哈贝马斯

余灵灵 著

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雷永生

现代十大思想家

哈贝马斯传

余灵灵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125 印张 154000 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2.70 元

ISBN 7-202-02232-X/B·1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主 编 寄 语

历史是人创造的。

人既为万物之灵，人的行动就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人的创造行为就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就需要精神的鼓舞与支持。

所以，人类世界就不仅需要实践家，而且需要思想家。

几千年来，人类世界造就出不少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创造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精湛的思想体系，回答了自己时代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理论和精神，成为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思想文化遗产与一般的文物不同，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具有精神价值。现今的人类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文化遗产了解以往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而且可以从中间汲取积极的思想成果，将其整合到当代的时代

2056/05

精神之中，成为人类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思想文化遗产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永恒性。当然，历史上杰出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并非全部都对后世有很大的教益，他们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了，甚至有些内容已经陈腐了，但是他们的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魅力，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后世的人们常常为他们思想的深邃、逻辑的严密、思维的敏捷、视野的高远而折服。故而我们把这些思想家视为思想巨人。

如果还要刨根问底，探究杰出思想家的理论精品之永恒性何来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精神上的问题本身常常就具有永恒性，如人的本质、神的本质、人性的涵义、人生的意义、人的存在与发展、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主体性、人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等等。这些都是任何时代的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又是人类永远在回答又永远回答不完全的问题。时代在更迭，认识在发展，但在这些问题上，后人永远要继承和借鉴前人的成果，这是思想文化领域中之必然。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了这套“现代十大思想家丛书”，上起19世纪后半叶，下迄当代，从世界现代杰出思想家中选出10位，熔其生平与学说于一炉，向读者展示思想大家之风采，力求以深入浅出之笔触准确而生动地描绘杰出思想家之魂，既重学术性，又顾可读性，以期读者读有所得。

本丛书的创意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丛书的作者包括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他们在学界勤耕多年，学有专长，治

学态度严谨，写作态度一丝不苟，他们使本丛书的质量得到可靠的保障。在丛书出版之际，特向各位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最后，让我以下面的话来概括本丛书的主题：

思想之树长青，人类之魂永恒。

雷永生

1997. 10

目 录

一	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	1
	动荡年代中相对平静的青少年时代	1
	大学时代	4
二	师从阿多尔诺	14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	15
	阿多尔诺其人及其思想	20
	研究和批判经验的社会学	24
	《公众领域的结构转换》	28
三	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32
	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构想	32
	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40
四	寻找社会科学的逻辑	48

重返哲学方法论	50
《认识和人类兴趣》	56
五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69
学生运动中和学生运动以后的哈贝马斯	70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73
《合法性危机》	86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的批判	101
六 社会进化理论	109
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	111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考察	115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 effort	129
七 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阶段	139
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怀疑	139
哲学在重建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作用	143
言语行为理论在建立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作用	151
八 《交往行为理论》	163
合理性理论	165
交往行为理论	179
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的重新结合	190
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	197
九 社会批判理论的拓展	201
探讨商谈伦理学	201
批判后现代主义,弘扬现代性	205
附录 哈贝马斯名言集锦	210
后记	216

一 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

动荡年代中相对平静的青少年时代

1929年4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古墨斯堡小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哈贝马斯的祖父是当地神学院的董事，父亲是当地工商协会的头面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古墨斯堡这样一个小镇，这种家庭就可以算作上流社会了。从小生长在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哈贝马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教养，使他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养成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日后的思想成就使他成为当代德国最受关注的思想家之一，而他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却并没有丝毫引发公众舆论关注的地方。

也许哈贝马斯注定要对资本主义抱批判态度，因为在他

出生的那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以后的3年中，德国失业人口猛增，工业生产下降到1929年的53%。当然，在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的不是中产阶级，因此，哈贝马斯的家庭生活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当哈贝马斯只有4岁的时候，德国发生了一件引起日后世界性灾难的事件，那就是德国纳粹党获得了统治权。当时，经济危机导致了德国人的普遍不满：不满国会的对内政策，不满对外即对英、法的战争赔款。于是，德国反议会的两股势力的力量都加强了：一方面，右翼势力纳粹党的支持者增加了；另一方面，左翼势力共产党的力量也增强了。纳粹党要把德国引上民族复仇主义的道路，以此来使德国强大起来。共产党要把德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1930年国会大选以前，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只能勉强达到二十分之一。而到了30年代初，纳粹党的支持者急剧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下层民众的支持。纳粹党执政以前，共产党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曾获得600万选票，占选票总数的七分之一以上。这使得德国大资产阶级产生了恐慌，怕共产党的势力扩大，怕资产阶级民主使工人得益，于是转而支持纳粹党。而德国下层民众中很多人由于对经济状况不满，对前途失望，使得他们对于纳粹党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抱有很大希望，转而支持纳粹党。并且，纳粹党提出的“血统与土地”的口号又取得了德国农民的拥护。纳粹党利用了德国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了民众对软弱的议会的失望，推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领袖，执掌了德国政权。希特勒上台后对内对外采取强硬政策，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备战，这些做法都在国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全国上下处于一种民族主义

的狂热之中。小镇古墨斯堡自然也不例外，从教育到生活，处处渗透着民族主义的成分。但是，在古墨斯堡这样一个小镇，人们毕竟多半只是顺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即便有些时候他们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政治环境，也只是消极地适应，并没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尤其作为中产阶级的哈贝马斯家庭，对政治并不热衷。哈贝马斯的童年就是在动荡的年代中相对平静的小环境中度过的。

哈贝马斯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的统治下度过的。哈贝马斯像其他德国青少年一样，由于纳粹主义的教育，从来没有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产生怀疑。他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直到1945年纳粹第三帝国垮台，哈贝马斯才像所有的德国青少年一样，受到了极大的震惊。

1945年希特勒政权的垮台，给哈贝马斯的震动使他终生难忘。哈贝马斯认为，那是一种残酷的经历，它迫使一个16岁的青年人而不是50岁的中老年人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哈贝马斯回忆道，当时，收音机广播了纽伦堡法庭的审判，电影院播放了关于集中营的纪录片，这些事实使德国人突然看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政治上犯罪的社会制度中，自己崇拜的领袖们一直在犯罪。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些年轻人不愿正视纳粹的非人道的事实，不愿正视自己和国家的历史。而哈贝马斯感到，他不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拒不正视纳粹的非人道的事实。他感到，自己国家的历史突然为一种在基本方面完全不同的观点所对照，这促使他正视现实和历史，对自己、对国家的历史开始了一种痛苦的回顾与反思。1945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哈贝马斯个人生活和思想的转折点。^①

经历了回顾和反思，哈贝马斯对罪恶的纳粹统治的结束

充满欣慰,对未来的社会前景充满希望。他说,在记忆中,1945年是美好的时节,他以一种朴素的、自然的、直觉的方式感受到了一切都那么美好。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并接受新的思想,虽然那时他只有16岁。那时,他读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读过关于英、法、美资本主义制度的书籍,也读了一些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他接受了思想上的“再教育”。不过,那时他毕竟只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没有超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范畴,对纳粹统治的批判也没有超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范畴。这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萨特的戏剧,因为萨特为当时的德国青年打开了世界之窗,使他们知道应该怎样从肮脏污秽的密室中向外眺望。由于哈贝马斯接受过良好的德国传统的初等教育,又自觉接受了外来思想文化的再教育,就使他日后能够冲破德国文化生活中的偏狭,形成世界性影响。

大学时代

1949年到1954年,是哈贝马斯大学生活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他接受系统的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教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期。

1949年,20岁的哈贝马斯来到德国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学习。哥廷根大学是德国的一所著名大学,创建于1734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创立之初就有哲学院,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并列,是欧洲第一所取消神学优越地位的大学,体现着教学自由和科研自由的精神。哥廷根大学一直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数学家高斯、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等都曾应

聘在哥廷根大学执教。到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大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普朗克（M. Planck）、弗兰克（J. Frank）、海森堡（W. Heisenberg）、玻恩（M. Born），便都出自哥廷根大学，此外还有若干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于是，在1922年，哥廷根大学从哲学院分离出了一个独立的数学—自然科学院。由于20世纪初德国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德国大学普遍形成了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蔓延到社会科学学科。在哥廷根大学，哲学、心理学、史学、德国研究等学科的教授几乎都是日尔曼人，种族主义气氛很浓，英国哲学的传统和影响几乎不存在。实际上，这种盲目的排外和盲目的优越感使得哥廷根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保守、僵化的局面。纳粹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哥廷根大学社会科学的这种风气得以助长，而自然科学则由于玻恩、弗兰克等教授流亡国外而开始萎缩。在二战期间，哥廷根大学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不处于重要地位，没有遭到太大破坏，因此，在战后几个月，就首先恢复了教学和科研活动。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哥廷根大学就读的。当时的德国大学，还没有开设社会学课程。哈贝马斯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哲学、历史学和心理学，同时选修了两三门经济学课程。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为他日后对社会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民族主义传统和非政治传统色彩浓厚的哥廷根大学，虽然经历了纳粹统治和二战的大动荡，许多教授却没作更多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反思，而是依旧沿袭着老传统，那就是对科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沉迷。正如哈贝马斯所回忆的，几乎所有教授都是1933年以前的教授，哲学、史学、心理学和

德国研究方面都因袭着 20 年代以来的传统,根本不讲授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弗洛伊德主义,也不讲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哈贝马斯当然不可能从教师们那里接受更多的新思想。但是,哥廷根大学的非政治的传统也深深影响了哈贝马斯,使得他在日后接受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同时,保持了广泛的兴趣和宽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欧洲大陆及英、美各派哲学传统,形成了博杂的思想体系。另外,哈贝马斯在哥廷根大学受到了良好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熏陶,为他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哈贝马斯刚刚来到哥廷根大学之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既使他对政治感到失望、又使他对政治产生责任感,这就是战后第一届议会的竞选。出于对战后德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出于对欧洲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关心,青年哈贝马斯认真听了每个人的发言。毕竟是热血青年,当哈贝马斯听到激动人心的讲演时,当他为会场的热烈气氛所包围、所感染时,也会热血沸腾,激情荡漾。但是,当他平静下来认真思索时,便感到除了煽动性的口号和夸夸其谈的理论、纲领外,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东西。尤其是他对持狂热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人能够进入内阁、当选为部长感到不可思议。由此,他对政治感到失望。然而,他的责任感、道义心又不允许他对政治消沉,对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战争残酷性的体验,更使他深感德国必须对自身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反思和清理,必须更新精神与道德,真正从思想和组织上粉碎纳粹的势力,决不能故态复萌,决不能再发动战争。

对政治的失望使哈贝马斯日后没有投入和依靠任何政党的势力,而是始终保持着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但是,他

又始终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社会思想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正因为这样，他才成为当代德国以至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1953年，哈贝马斯转到波恩大学学习。哈贝马斯回忆说，研习班的图书馆相对来说比较小，他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那里，他读遍了每一本书。正是在那里，他了解了海德格尔（M. Heidegger），读了卢卡奇（G. Luka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且偶然发现了青年马克思（K. Marx）的思想，重新认识了马克思。这是他日后思想历程的开端。

哈贝马斯回忆道，是海德格尔引起他对哲学的兴趣。1953年，哈贝马斯读到了刚刚发表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这是海德格尔1935年写成的讲稿，在发表时没有加一句解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哈贝马斯，但海德格尔对纳粹的吹捧又使他感到困惑和气愤。哈贝马斯一方面沉浸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中，一方面又对海德格尔当时信奉法西斯主义感到不解：伟大的哲学家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作为伟大的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和作为纳粹政治的鼓吹者的海德格尔的不统一，并没有促使哈贝马斯钻入纯哲学的象牙塔，反而促使哈贝马斯开始把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思考。^②直到若干年后，哈贝马斯认为自己才真正认识了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在30年代信奉法西斯主义，使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在1933年以后，海德格尔的思想突然发生了转变：存在不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个体，存在是人民的存在、民族的存在。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他试图以他的哲学思想帮助改善国家命运的革命运动，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精神领袖，必须站在运动的前面。而到了3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信奉法西斯主义，因

为法西斯主义不能拯救德国，更不能拯救人类，并且已经露出必然灭亡的端倪。因此海德格尔转向了关于存在的历史的思考。^③哈贝马斯从海德格尔那里，看到了政治事件、政治环境对哲学思想的重大影响，使他不再把哲学和政治看作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不过，他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教训，不是把哲学运用于为政治服务，而是以哲学的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的政治。可以说，在经历了对纳粹所宣扬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反思，经历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之后，德国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就集中体现在哈贝马斯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上：既对现实政治具有热切的关注，又对现实政治抱着清醒的批判的反思的态度。

哈贝马斯回忆道，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使他非常激动。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深深影响了他。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必然、直接的现实。所谓物化，就是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的客观性”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即似乎非常合理的、包括一切的商品形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由于物化，一个人的劳动和其他活动，变成某种客观的和独立于他的东西，变成了某种靠外在于人的自主性而控制着人的东西。由于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物化，即由于商品和市场的独立运动，导致人们越来越推崇对物的追求和对支配市场的法则的追求；由于劳动过程的物化和劳动分工的细致化，导致了劳动者被当作劳动过程的机械的一部分，当作消极被动的旁观者。于是，人由于对物的追求而目光近视，由于职业的局限导致生活的局限而目光近视，以致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丧失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丧失了对社会和人类前

途的思考力。卢卡奇认为，必须以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即以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以改变现实的“总体性”的方法，唤起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使无产阶级不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经济利益和伦理要求上；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认识和批判，首先要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化身形成清醒的批判意识，同时诉诸革命的实践活动，改变社会现实。卢卡奇认为，实践就是社会实践，只有在无产阶级那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和客体才达到统一，并且形成总体性意识，无产阶级为了认识自身，必须认识整个社会，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身，就必须解放全人类，因此在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达到了统一。

哈贝马斯一直在为德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近于麻木的状况感到担忧，而卢卡奇的思想，给自从二战以后一直在对德国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追求理想社会的哈贝马斯以极大的启发。因为以青年哈贝马斯的道德理想主义思维方式来看，卢卡奇的思想显然有其深刻性。首先，卢卡奇深入到了社会历史的基本领域即劳动生产领域，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消极性和麻木性的原因，这给哈贝马斯的困惑带来了解释。其次，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突出强调，适应了哈贝马斯对自我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意识的重视，使哈贝马斯遇到了知音。第三，卢卡奇对辩证法本身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理解，既继承了黑格尔，又超越了黑格尔，为哈贝马斯理解社会历史提供了方法。第四，卢卡奇对社会历史的展望，符合哈贝马斯追求合理社会的理想。于是，哈贝马斯开始重新大量阅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